中央研究院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十一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桮棬屈木所爲若卮匜之屬古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湍波流急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卽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羽之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皆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糾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長上聲下同○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曰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吾愛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炙亦有外與　者與嗜同夫音扶○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

知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

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

又已隨而陷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當有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混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蒲報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大音扶繳
音灼射食
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
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
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熏陶德性
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
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
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
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
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欲惡而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
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
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
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心有秉彝之良心是
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善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溺於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勇得則死嘑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莫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嘑呼故反蹴子六反○豆木器也嘑叱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之者得我與爲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禮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人爲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日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仝有無

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無名指于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是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爾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皆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養一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書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

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無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於不仁者也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孟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譬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黃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黃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旨爲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古猶則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志於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曰任平

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親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木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也 金本重而帶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周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弟爲之勝平聲○匹字本作鴈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未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曰莖反○宋姓牼名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終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鈃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爲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爲名則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爲鄒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於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耳）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爲其不成享也孟子粹書意如此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義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

柳子思爲臣尊之制也滋甚者是子貢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制地見侵奪也見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綃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吾未嘗視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吾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綃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見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之所爲聚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孟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矣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文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深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髣髴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耕而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而賞之也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詠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役讀書加於牲
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
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
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
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
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
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
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
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
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孟子見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彊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與國相好相與之國也曰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饔飧客之饔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斯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貉寡則貉什欲輕重之則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性也是以禹以四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屑與乎執泥平聲○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夔曰夔之言揆也揆度也言堯舜之道以度量天下而況治國乎堯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不屑之教誨至不可勝聽則去之而已矣○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直吏反○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宮室汙池之屬皆爲民居棄田以與民耕而民無所食放辟邪侈之行又作於是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孔氏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戒也言洪水之災以戒我也洚水者洪水也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孔氏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戒也言洪水之災以戒我也

也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魯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

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音移去聲○訑訑自足之貌言人有善己已知之矣足以自守不復更求善也訑訑之聲音不出於國門之外士之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者則門外之人已先知之矣士去而後進言之也士之所以不遠千里而來者則門外之人已先知之矣士去而後進言之也

善言入於耳藏於心而資之以爲道也資取也○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直吏反○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宮室汙池之屬皆爲民居棄田以與民耕而民無所食放辟邪侈之行又作於是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孔氏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戒也言洪水之災以戒我也

洚水者洪水也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孔氏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戒也言洪水之災以戒我也洚水者洪水也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予洚音降○孔氏曰洚水者洪水也警戒也言洪水之災以戒我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拒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暢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illegible]之人至理勢然[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illegible]下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往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illegible]左下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陳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
人之仁以安樂夫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
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
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
篤之無
非教也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盡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
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
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
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
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夭壽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命之短
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爲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其正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爲也○此章與上章益一○孟子爲之言所以盡其未句未盡之意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若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爲樂孰大於是○強怒

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強也怒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怒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明察者識之猶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明察者識之猶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善惡之心也有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爲其大

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爲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爲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爲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曰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士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見之見且猶不得況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己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利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義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仁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與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賢遍反○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爲能無待於教而自
能感發以有爲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欽然則過人遠矣欽音欠○
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欽然不自滿之意尹氏
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爲事　○孟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
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蓋不得已而爲其所當爲則雖咈民之欲而
民不德其不○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然者反是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驩
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爲而然豈能久也耕
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民日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庶民日遷善而不
知爲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
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
之故民日遷善而
不知誰之所爲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
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
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
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

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能者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爲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物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

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曠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霸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毋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大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也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未嘗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趨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謂之不識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爲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爲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傳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非安排著則不中矣

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爲去聲○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鬬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爲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遍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讀作譬軔音刃與初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爲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爲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眞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僞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卽爲眞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伊子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伊不伊尹不順太甲篇文伊習見餘見前篇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說文於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同之意○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爲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爲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矣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爲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皐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眞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

天言皐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蹝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恝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蔽訐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門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鄒皆云羨父也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爲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由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忿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强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曾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者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爲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備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殖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財與材同此
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
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閻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
問而答之若孔孟
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
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
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
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
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
孳幾音機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
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
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
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
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
能默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
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
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

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三長上聲。趙氏曰一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恐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皆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僞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爲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爲仁也博矣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鬬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正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舂杵也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日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干書序作百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末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輪之意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鳥果反。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袗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爲而感發也一閒者我往彼來閒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爲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阱國中此以囿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社土神穀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灸之也餘見前○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駱稽曰稽大不理於口駱音陌○趙氏曰駱姓稽名爲衆口所論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理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爲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述焉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絶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人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戛○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爲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絶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曰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

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常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爲焉婦也晉人有焉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焉婦趨而迎之焉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粹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聖愚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主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若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曰善人也信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也曰可欲之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

謂善惡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好好色是也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張子曰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大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罥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火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稅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歲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尹氏曰言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
守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
名業屨織之有次
第而未成者蓋館人所
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從
者之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子
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屨賤也言子之從
者乃賤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
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
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
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孟
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惻隱蓋惡
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之心人皆
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
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穴窬踰牆皆爲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怨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探取之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耳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忌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

痛○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行止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爲而爲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意舒展而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爲據論語亦孔子之言
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獧作
狷有所不爲者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類
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問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
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
見前篇牧皮未詳
問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嘐嘐
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靜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
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
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逸解所
以思得獧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獧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
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
原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
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
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
孔子二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
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
閹音奄○踽踽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謹愿者曰何用如此嘐嘐然行不掩其言
而徒爭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
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
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

以爲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愿之稱而孔子以
爲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
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
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
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
聲莠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閒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爲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爲而可與有爲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爲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亶反○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illegible]愛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illegible]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以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illegible]善治之[illegible]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